



村里的文化人

□庞国翔

前不久回乡下老家，特地买了一条烟去看望88岁的“汪打油”，当年他是我们村里最有名的文化人，我们这些小崽儿屁颠屁颠地跟着他满村窜。

如今，“汪打油”胡须已花白，但精神矍铄。日子过得不错，儿孙绕膝，每天看报喝茶，每月去镇上邮局取工资，顺路到文化站借本书。这种怡然自得的生活，我羡慕极了。

老家是江津太公山下、綦江边的一个小山村，“汪打油”长我近三十岁，读过三年书。当年在我们村里，算是最有文化的人。他有很多故事，还喜欢胡诌一些酸溜溜的打油诗，大家都笑他。

“汪打油”真名叫汪达白，“汪打油”的雅号是公社干部蔡文书给取的，也算出自官方，后来村民都这样叫他。

“汪打油”从没发表过文章，但他有两首诗在全公社家喻户晓，算是他的代表作。我们一群娃儿常撵在他后面，时不时吼出一两句来。不过，正是因为这两首打油诗，才让他的青春大起大落……

那时，天津小靳庄因搞“革命文艺试点”而大出风头，天天举办“赛诗会”，一个个农民都成了作家、诗人，小靳庄也成为全国农村学习的典型，老家江津也不例外。

我们公社也开始热火朝天地举行

赛诗会。赛诗会那天，公社干部蔡文书将“汪打油”推上台，要他朗诵革命诗歌，他情急之下朗诵了一首抒情诗：

大海啊——你全是水！

骏马啊——你四条腿！

火车啊——你跑铁轨！

爱情啊——你嘴对嘴！

你久走夜路——要撞鬼！

刚一朗诵完，台下哄堂大笑。但蔡文书评价说：“这诗写得很好、很好、很好，其特点就是真实、真实、真真实。这是打油诗，我看看就叫‘汪打油’了。不过……”蔡文书话锋一转，接着说：“最后两句爱情呀、嘴对嘴呀，不健康，要改！我就改为地富反坏不改悔，久走夜路要撞鬼！”

此话一出，全场掌声一片。

从此，他就叫“汪打油”了，这首诗也成了他的第一篇代表作，并且在全公社一夜走红。半个月后，他调到公社耕读校当了教师，成了不再风里来雨里去也能挣工分的人。虽然还是农民，但比大队书记还惹人眼馋。

“汪打油”的第二篇代表，让他又回到了田间地头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当时，公社开了一个专门给农村干部提意见的“整风会”。那时，农资供应极匮乏，生产队使用的化肥是日本生产的尿素，很稀缺，由

县里层层分配到公社和大队。这尿素用塑料袋包装，很精致，每袋100斤。塑料袋正反面印有“日本”“尿素”几个字。一些人在化肥用完后，便将塑料袋带回家，改成围裙、雨衣、蓑衣等，出门便穿戴起来。这是一种贪占集体小便宜的行为，社员多不满意。开“整风会”时，在几个社员怂恿下，“汪打油”在会上朗诵了一首批评贪占小便宜的打油诗：

村干部，社干部，

身上穿着塑料布。

前面抱的是日本，

后面背的是尿素。

此诗念完，又是一阵哄堂大笑，在场的村干部脸色铁青。打油诗很快在全公社疯传，一个月后，公社耕读校改为民校，他成了唯一一个卷铺盖走人的老师。

……

五年后，“汪打油”在大队当了记分员，是个半脱产的差事。又过两年，他被招到公社当民办代课老师。后来，我上学、参加工作离开家乡，他还给我写过信、打过电话。

在老家的村民眼里，“汪打油”就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。至今，他们对“汪打油”的两首打油诗还津津乐道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我的姐姐叫“建国”

□冉启蕾

身边有一群人，他们的名字都有“建国”两个字。这是那个时代的印记，也是一种朴素的美好情怀。

曾看到过一组数据：当时，重庆共有1241个“李建国”，1128个“张建国”，711个“周建国”，339个“何建国”……然而，这么多叫“建国”的人都是男性，惟有位“冉建国”是女性，而她就是我的姐姐。

我的老家在丰都县一个叫双龙场的地方，父母都是小学教师，20世纪60年代末，乡里来了100多名插队的重庆知青，其中一位17岁的姑娘能歌善舞，不但个头高挑，而且组织能力很强，经常作为知青代表在大会上发言，还常组织知青排演样板戏，在我们乡名气极大。这个女知青就是冉建国，也是后来我认的姐姐。

我父母吹拉弹唱和琴棋书画样样都行，在当地也算文艺活跃分子。一次排演京剧《沙家浜》，冉建国饰演阿庆嫂，我母亲饰演沙奶奶，我哥哥饰演郭建光，我父亲则饰演反面人物刁德一，因为年龄小，我只能演一个群众角色。我家有不少乐器，冉建国劳动之余很喜欢到我家来玩，加之当地姓冉的人很少，所以她和我家很快就往来密切，她也成了我家的一员。若按辈分，冉建国比我要高出好几辈，可她也只是十七八岁的姑娘，怎么也不愿我叫她老辈子，说干脆以后就叫姐姐吧。父母也觉得这是个主意，就同意了。于是，我开始称她为姐姐。

姐姐在双龙场当知青的时间较长，和我家来往密切，彼此亲如一家。在我心中，她不是一般的干姐姐，而是亲姐姐。很多我不敢对父母讲的话，都敢跟姐姐说，她对我也非常关心，照顾无微不至。我和妹妹第一次去重庆城里玩，便是姐姐的邀请，还在她家过了个热热闹闹的春节。后来我结婚度蜜月，第一站也是姐姐家，我们真的亲如姐弟。

事实上，姐姐对我的成长影响非常大。她比我大五岁，知识面却远比我丰富，她爱学习爱看书，我爱看书的习惯也是受她影响。甚至后来我从事文字和文艺工作，很多技能也是姐姐教的。此外，姐姐还教会了我不少做人的道理——善良、宽容、坚韧、积极向上和不怕困难的精神，让我一生受用。

“你是女生，为啥取了个男生的名字？”我曾问过姐姐。她告诉我，她也出生在教师家庭，兄妹三人，上面有姐姐和哥哥。她父母很爱国，为兄妹三人分别取名冉建新、冉建中和冉建国，最后三个字连起来就是“新中国”，寓意孩子长大后，努力建设美好新中国。

姐姐当知青时，吃了不少苦。她是“铁姑娘队”的队长，处处带头干活，很是辛苦。有一年夏天，生产队的棉花试验田起了虫灾，她冒着酷暑、饿着肚子，独自到田里杀虫，结果农药中毒，差点丢了性命。

后来，当了9年知青的姐姐回城参加工作，而她在重庆的家，也成了双龙场乡亲们的临时旅馆。多年来，她坚持带丈夫和女儿回双龙场看望老乡亲，还自掏腰包给乡亲们买回红心柚苗发展果园。退休后的姐姐也没有闲下来，在小区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，带头开展帮扶活动，多次受到表彰。
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和建国姐姐一家仍保持着密切往来，并为有这样一位上进有为的姐姐而自豪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）



院角的桂花树又落了花瓣，风一吹，香味儿混着月光飘过来，落在母亲扶着石桌的手上。她指尖的薄茧拂过月饼盒上的烫金字，忽然回头笑：“你小时候，指着月亮喊‘胖姐姐’，被你奶奶追着打小手的情景，还记得不？”

怎么会不记得。那时候的月亮看着比现在亮，照在奶奶的蓝布衫上，连布缝里都透着暖。我趴在她膝头，圆月亮就挂在老槐树的枝丫间，真像谁家姑娘笑圆了的脸。我举着刚啃了一半的糖饼，小指头戳着月亮喊：“奶奶你看，她也在吃饼！”话音刚落，手腕就被奶奶攥住了，她皱着眉，眼角的皱纹里却藏着笑：“傻孩子，月亮是娘娘，指不得的——指了要被割耳朵！”

我吓得把糖饼一扔，双手紧紧捂住耳朵蹲在地上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奶奶只好哄我，从竹篮里摸出块青红丝月饼，外皮酥得一碰就掉渣，里面的冰糖粒咬开时，甜得直钻牙缝。她坐在小板凳上，给我讲嫦娥的故事，说上面的影子是仙女在跳舞，旁边还蹲着一只玉兔。我含着月饼抬头，真觉得月亮里有个人，影影绰绰的，看着就冷清。“奶奶，嫦娥娘娘没有月饼吃吗？我们送她一块好不好？”我拉着奶奶的衣角说。奶奶笑得直咳嗽，说等我长大了，就把月饼挂在月亮上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到城里读书，很少回老屋。叔叔在师范学校工作，每逢过节，总会把单位发的月饼塞给我——五

月光里的老故事

□赖永亮

仁的、金钩火腿的，用油纸包着，透着暖暖的香。他说婶婶和姐姐不爱吃甜的，可我知道，是他们想让我尝尝家里的味道。晚自习后，我坐在宿舍的窗台前，把月饼掰成小块，就着月光吃。月亮还是老样子，圆滚滚的，可隔着玻璃看，总觉得没老家的月亮亮堂，连带着饼子的甜也少了点。我想起母亲在灶台前揉面的样子，她做的月饼没有青红丝，却会放些芝麻和花生碎，烤的时候，柴火的烟混着香味，飘满整个院子。那时的思念很具体，就是想把手里的月饼递过桌子，让父亲咬一口，再听他说一句“今年的饼子比去年甜”。

再后来，父亲走了，老屋的槐树也被风刮倒了。我带着母亲搬到了城里，中秋时，超市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月饼——冰淇淋味的、流心奶黄的……包装得花里胡哨，拆开尝一口，甜是甜，却没什么念想。直到母亲从柜子里翻出个旧竹篮，里面装着亲手烤的芝麻月饼，刚拿出篮子，那股混着面香的芝麻味就飘了出来，我这才明白，少的是灶火的温度，是一家人围着石桌分饼时你掰给我一块、我递你一瓣的热乎气。

此刻，母亲把一块月饼递到我手里，外皮还是小时候那样酥，咬开时，芝麻的香混着面香漫开来。她指着窗外的月亮说：“你看，今年的月亮，和你爸在时一样圆。”我抬头，月光落在她的白发上，亮闪闪的，像落了一层霜。远处的高楼间，月亮高悬，光还是从前的光，只是我

眼里的月亮，早已不是小时候那个会“长胖”的姐姐了。它里面藏着奶奶讲的故事，藏着母亲揉面时沾着面粉的手，藏着父亲没吃完的半块月饼，还藏着千里之外儿子发来的照片——他在学校的操场上，举着一块月饼，对着月亮比了个剪刀手，背景里的月亮，和老家的一样圆。

微风吹过，桂花香扑在脸上。母亲轻轻拍着我的手背，就像小时候哄我睡觉时那样。月光洒下来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叠在一起，像极了老屋里那幅挂了许多年的全家福——父亲坐在中间，母亲挨着他，我趴在奶奶膝头，连影子都挤在一块儿。原来月亮从来都不孤单，它照过奶奶纳鞋底的针线筐，照过父亲修理农具的石墩，照过我求学时压在枕头下的家书，如今又照着母亲的白发和儿子的笑脸。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，都被它照着，那些藏在日子念想，就像母亲做的芝麻月饼，咬一口，满是家的味道。

我把一块月饼放在石桌上，对着月亮拜了拜。奶奶说得没错，月亮是娘娘，可她一定知道，这是我们给她的，也是给那些老日子的一目子里的人，从来都没有走远，就像今晚的月光，还是那年照在老槐树上的光，照着咱们，一年又一年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江津区文史研究会成立

重庆市江津区文史研究会日前成立。江津区政协党组书记、主席杨利向研究会授牌，他希望文史研究会立足江津、面向巴渝，深挖地方文史富矿。庞国翔当选会长。江津区政协及区委宣传部、党史、文旅、档案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会。

（江津区文史研究会供稿）